

臺灣

新詩研究

中生代詩家論

林明德 總策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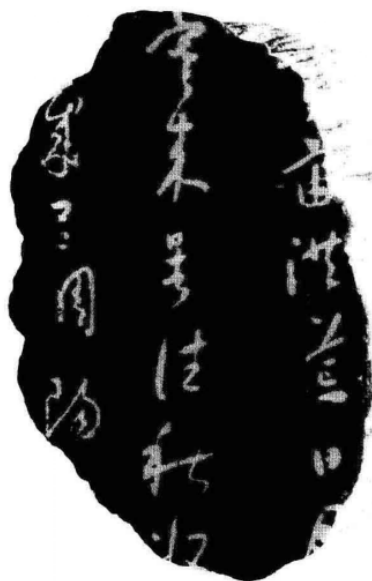




臺灣

新詩研究

中生代詩家論



林明德 一總策劃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新詩研究：中生代詩家論/林明德 總策劃。

——初版。—— 臺北市：五南，2007[民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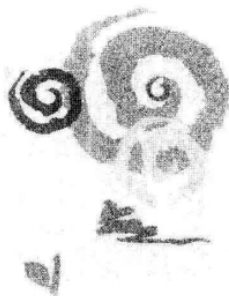
面：公分。——(臺灣文學系列)

I S B N : 978-957-11-4546-4(平裝)

1. 臺灣詩 — 評論

850.32512

95023743



1XZE

臺灣新詩研究 中生代詩家論

總策劃 — 林明德 (447.1)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王秀珍

主編 — 黃惠娟

責任編輯 — 王兆仙 劉靜芬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3-0891 傳真：(04)2223-3500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話：(07)2358-702 傳真：(07)2350-2300

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7年2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580元

開拓臺灣新詩視野

1991年，彰化師範大學（1971～）國文學系創設，並以詩學研究為發展重點，連續十三年舉辦全國性古典詩與現代詩學研討會，深為學界所肯定。一冊冊內聚學者專家智慧的論文集，的確令人耳目為之一新，於臺灣詩學研究的影響更是深遠。第十四屆詩學會議於2005年5月28日假系館四樓視聽教室舉辦。這次會議主題延續兩年前所舉辦的臺灣前行代詩家論，討論臺灣中生代的詩家，計有席慕容（1943～）、吳晟（1944～）、蕭蕭（1947～）、李敏勇（1947～）、羅青（1948～）、鄭炯明（1948～）、蘇紹連（1949～）、杜十三（1950～）、白靈（1951～）、渡也（1953～）、陳義芝（1953～）、陳黎（1954～）與向陽（1955～）等。我們邀集專家學者蒞臨盛會，共聚一堂，進行中生代詩家的研究與交流。

論文發表人有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李癸雲（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林于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副教授）、李翠瑛（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鄭慧如（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陳俊榮（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莊祖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副教授）、阮美慧（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丁旭輝（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蕭水順（明道管理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賴芳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賀淑瑋（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及林明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等。

這次會議的一大特色是，論文發表人、討論人與主持人，皆集詩家與學者於一身，於創作與研究各有獨到造詣，深具觀察與思考的能力。在會議安排上，論文發表人、討論人、主持人乃至創作者的角色亦各有疊合置換的情況，在論述上亦有不同意見的互動，這些在在深化了學術



研究的內涵。論文十三篇，分別是李癸雲〈窗內，花香襲人——論席慕容詩中花的意象使用〉、林明德〈鄉間子弟鄉間老——論吳晟新詩的主題意識〉、丁旭輝〈論蕭蕭短詩的簡約美學〉、陳俊榮〈李敏勇詩的語言與形式〉、蕭水順〈後現代主義的臺灣論述——羅青論〉、阮美慧〈鄭炯明「現實詩學」的轉折與建構〉、李翠瑛〈割裂的自我——論蘇紹連詩的創作手法與生命向度〉、賴芳伶〈哀愁與智慧——杜十三詩的大悲咒〉、鄭慧如〈詩，是嚴肅的遊戲——白靈的詩與詩論〉、李瑞騰〈語近情遙——渡也詩略論〉、莊祖煌〈蛇與狐之變——論陳義芝詩中的厭倦與奮起〉、賀淑瑋〈音樂陳黎——陳黎詩的視覺音樂製作〉及林于弘〈向陽新詩創作類型論〉等。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光臨白沙山莊品茗煮酒論詩，在新詩場域進行腦力激盪，並展現亮麗的文學智慧。經過論文發表人認真負責的修訂後，我們將論文集名為《臺灣新詩研究——中生代詩家論》，正式出版，希望留下珍貴的記錄，並分享同好。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副校長

林明德

2006年12月8日

目 錄

- 開拓臺灣新詩視野／i 林明德
- 壹、窗內，花香襲人
——論席慕容詩中花的意象使用／001 李癸雲
- 貳、鄉間子弟鄉間老
——論吳晟新詩的主題意識／031 林明德
- 參、論蕭蕭短詩的簡約美學／067 丁旭輝
- 肆、李敏勇詩的語言與形式／095 陳俊榮
- 伍、後現代主義的臺灣論述
——羅青論／125 蕭水順
- 陸、鄭炯明「現實詩學」的轉折與建構／153 阮美慧
- 柒、割裂的自我
——論蘇紹連詩的創作手法與生命向度／193 李翠瑛
- 捌、哀愁與智慧
——杜十三詩的大悲咒／225 賴芳伶

玖、詩，是嚴肅的遊戲

——白靈的詩與詩論／267

鄭慧如

拾、語近情遙

——渡也詩略論／305

李瑞騰

拾壹、蛇與狐之變

——論陳義芝詩中的厭倦與奮起／321

莊祖煌

拾貳、音樂陳黎

——陳黎詩的視覺音樂製作／367

賀淑瑋

拾叁、向陽新詩創作類型論／403

林于弘



壹

窗內，花香襲人

——論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

窗內，花香襲人

——論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

李 癸 雲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文主要在討論席慕蓉詩作中花的意象使用。一個反覆使用的意象即成象徵，並能表現出作者的風格，以及創作主體的投射，意象研究便得以窺知作家和作品的風格，加上意象本身的原型涵義探討，更能解析出作品主題和表現手法。席慕蓉的作品深受大眾喜愛，暢銷幾成其風格之一，花的意象頻繁出現在作品中，花與席慕蓉，隱然有許多相互呼應的線索。本文試從花的意象研究出發，整理出幾種意象的情感投射內容，由此觀察意象與書寫的幾點意義、詩人的風格之形成、花的意象與女性書寫，最後重新審視席詩的既有評價。

關鍵詞：臺灣現代詩、席慕蓉詩、花的意象、女性書寫

Flower Image Research of Xi, Mu-Rong Poetry.

Lee, Kuei-yun (李癸雲)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discussing the flower image of Xi, Mu-Rong's poetry. An image appears repeatedly to make it become a symbol.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present the style of poet and reflect the writing subject. So, study of image help readers to know the style of a poet and poems. Further, to seek for the meaning of archetype of the image could analyze the motif and art of poetry. Xi's poetry is very well known and popularity is almost part of her style. Flower image appeared frequently in her poetry. Flower and 'Xi, Mu-Rong' should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 to interact to each other. This research started from flower image study to analyze its contents. Then, we studied the meaning of flower image in writing, how a poet's style to take shape, flower image with female writing. In the end, this research re-value the evaluation of Xi's poetry.

Key Words: Taiwan Poetry, Xi, Mu-Rong Poetry, Flower Image, Female Writing

窗外園中，有四季花樹，都是他在辛勤照料。
窗內，在偌大的居所裡，逐日，逐年，他慢慢騰空了
每一間房間，然後，再慢慢騰空了每一個抽屜。
臥室裡，空空的白牆，只有一張床。一個古老的木製書架上
放了幾本，她的詩集。
窗外，有豐富的四季。¹

——席慕蓉〈四季〉

1

前言

文學中的意象，呈現文學創作者的心靈與語言風格，意象研究是摸索作家心靈結構和風格形成的一種可能方式，因此本文欲聚焦於討論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的使用，由此將探究其詩主題與風格的相關問題。

「意象」一詞在中西方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已有非常普遍的研究與使用，本文不再重新贅述，然而有幾個重要的定義與說法，仍值得在此處提出，作為本文思維的依據。首先，研究單一意象的單一用法，也許不足以成為繪測作者風格之據，但是當意象成為「象徵」時，它便獲得更普遍更深刻的意義了，而意象與象徵之別為何？韋勒克與華倫在解釋意象、隱喻、象徵和神話的區別時，認為：「象徵具有反覆的和固定的涵義。如果一個意象一度被引作隱喻，而它能固定地反覆著那表現的與那重行表現的，它就變成象徵，亦可變成象徵（或神話的）的體系之一部分。」²以此觀點來審視席詩花的意象的重複，其象徵性和與文學

¹ 席慕蓉：《我摺疊著我的愛》，（臺北：圓神，2005年），頁77。

² 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臺北：志文，2000年再版），頁308。

原型³的隱然呼應，有了系統性的觀察論點。

其次，意象的使用與作家風格的關係，我們可以觀察意象研究已頗為豐碩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討論：「詩的意象和與之相適應的詞藻都具有個性特點，可以體現詩人的風格。一個詩人有沒有獨特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於是否建立了他個人的意象群」。袁行霈在以上的說明之後，進一步以歷代重要的詩人為例：「屈原的風格與他詩中的香草、美人，以及眾多取自神話的意象有很大的關係。李白的風格，與他詩中的大鵬、黃河、明月、劍、俠，以及許多想像、誇張的意象是分不開的。杜甫的風格，與他詩中一系列帶有沉鬱情調的意象聯繫在一起。李賀的風格，與他詩中那些光怪陸離、幽僻冷峭的意象密不可分。」⁴到了現代詩壇，詩的意象群使用與作家風格，仍有無法切割的關聯性。以席慕蓉為例，常被以柔弱、傷逝、愛情至上等風格來評價，這與席詩常用的花、樹、月、歌等意象，有隱然相關的線索。本文因篇幅限制，只就席詩最頻繁使用的花的意象來做探討，應已能窺測其風格之基調，並希望能對其風格有更深入的了解與分析。

最後，意象的主體影射，也是本文立意之所在。意與象的結合，心與物的互感此一文學表達的傳統，在中國從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時代，就不斷被演練，當古人見花之嬌艷，不免道出：「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夭〉）的人之比擬，或見樹上梅實漸熟漸少，女孩的年紀漸長，兩者起了和諧的共鳴，道出待嫁的焦慮（〈標有梅〉）。這樣的「比」和「興」的文學手法，是意象傳達的主要型態，將物作為譬喻，或作為聯想的觸媒，最後都不脫詩人主體的內心投射。劉勰的《文心雕龍》是最先使用「意象」一詞的，在對《詩

3 「原型」（archetypes）意義，可以理解為「普遍的象徵」、「原始心象」和「集體潛意識」的一種形式表現。席慕蓉：〈論「公無渡河」在現代詩中的原型意義〉，《台灣詩學》學刊2號。

4 袁行霈：〈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頁66。

經》的創作手法做闡釋時，他提出「擬容取心」的原則：「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⁵這段總結可視為一種對意象本質的說明，物與人必須如肝膽相連，並且彼此滲透。

詩相對於其他文體，本是一種自我意味濃厚、與現實縫隙較深的語言，可靈活的轉化外象來刻畫自己，自由的重構主體性。因此我們讀詩，在每個意象中都隨時可能遭遇作者的身影。詩人利用意象的隱喻、象徵，甚而是原型，來自我抒發，思索主體，表達主體意識，這其中意象本身的原型影響力，傳達到讀者心裡時，「誰講到了原始意象誰就道出了一千個人的聲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為之傾倒。」⁶在討論席慕容自身的書寫問題之外，暢銷的「席慕容現象」值得再次審視，沈奇以為：「在兩岸新詩界，恐怕沒有哪一位詩人像席慕容這樣，遭受閱讀之狂熱與批評之冷淡的尷尬境遇。」⁷其實批評者並不少，只是多數集中於其暢銷問題，以及幾首名詩的評析之上，對席慕容的觀感則大多偏重於前三本詩集的印象，關於青春，關於愛情，以及軟性的語調。因此本文認為可以透過觀察席詩單一意象的使用，加入此意象原型的涵義，整理出幾種意象的情感投射內容，由此觀察意象與書寫的幾點意義、詩人風格之形成、花的意象與女性書寫，最後重新審視席詩的既有評價。

⁵ 劉勰：《文心雕龍·比興》（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355。此段意為：《詩經》作者運用「比」「興」方法，凡是遇到事物就加以周密的觀察。詩人的情感和用來作比喻的事物，雖然像胡越兩地那樣的遙遠，但在詩中卻像肝膽一樣緊密相聯。描寫外物的形貌，要能透顯人的情志意念，選用文辭來表達時，必須果決。用「比」「興」將各種事物積聚在詩裡描繪，詩作就會像河水那樣蕩漾多彩了。

⁶ 容格：《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係》，葉舒憲選編：《神話—原型批評》（陝西：陝西師範大學，1987年），頁100。

⁷ 沈奇：《邊緣光影佈清芬——重讀席慕容兼評其新詩集《迷途詩冊》》，席慕容：《迷途詩冊·後記》（臺北：圓神，2002年），頁159。

二

2

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呈現

大自然的事物經常成為詩人感發己身境遇的觸媒，以物象點出人心之內容是文學最普遍的手法，至於，選擇何物來隱喻主題，物象如何呈現，或者如何描繪物象和人心之吻合，此過程才是詩人風格與功力之所在。花草樹木等植物意象，所代表生命力和生育力的意義非常明顯，其所暗示的女性身分也相當常見。在中國古老詩歌《詩經》裡的運用即與婦女有密切的關係，「從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來看，這些植物意象與女性的關係，或形或神，依微擬義，深具原創性，不僅成為女性意象，更成為文學母題。」⁸在埃及傳統藝術裡，主要的形象之一就是女神作為靈魂營養的樹，「但樹的母親身分不僅在於營養，還包括養育後代，而且太陽即為樹女神所生」，⁹因為在外形上，樹牢牢的栽植於土地之中，向上生長，並在空中舒展它的枝葉，為生命擋風遮雨，用果實餵美生命，果實繁多，有很強的生育力。樹的母親身分在現代詩裡最強烈的表現，莫如陳秀喜的〈嫩葉〉與〈覆葉〉了，她以生命樹的身分道出母親犧牲奉獻的精神。

當植物的象徵意義只集中於花時，生命力和生育力的涵義仍保留著，另外呈現的具體意義卻有些變形：「女人與植物之間的關聯可以在人類象徵的全部階段中去尋找。靈魂作為花朵，作為蓮花、百合花和玫瑰，在厄琉西斯（希臘古城），處女作為花朵，都象徵著如花朵般綻放的心理與精神的最高發展」。¹⁰花朵是一株完整的植物中最純淨和精神性的部分，加上其嬌艷動人的形貌，由此引申出來的是少女／處女的生

⁸ 林明德：〈詩經的植物意象〉，《輔仁國文學報》第12集，頁58。

⁹ 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3章〈植物女神〉，頁248。

¹⁰ 《大母神——原型分析》，頁273-274。

命樣貌，母性擔負的色彩大大減少。花因此成為青春女性的代名詞，花的形象頻繁出現在古今中外男女文學家的筆下，當女性作家也如此自擬時，其與主體意識的互涉現象更具有探討的意義。

綜合花的特質與原型的意義，花的意象在文學作品裡的象徵，可以有以下幾個層次的觀察：第一層，花的表象是美麗而短暫的，又代表少女純淨的精神，所以花同時具有青春與時間流逝的象徵；第二層，花的美麗之外，它的香氣迷人，它的姿態嬌弱，花朵綻放的青春年華正是追求愛情的年紀，因此花也有女性愛情的象徵意涵；第三層，花朵是植物的精神，花的嬌弱被動的陰性特質，花與女人密不可分的關係，女性作家以花自擬，直寫花就是女人心情，花就是我。這三個層次並非截然分類，只是方便梳理花的意象的具體呈現內容，下面就從這三個層面來探討席慕蓉詩中花的意象使用。

(一)青春，逝去的時間

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
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

在綠樹白花的籬前
曾那樣輕易地揮手道別

而滄桑的二十年後
我們的魂魄卻夜夜歸來
微風拂過時
便化作滿園的郁香¹¹

這首詩的花香就像是「我們」青春的魂魄，在二十年前烙印在嗅

¹¹ 席慕蓉：《七里香》（臺北：大地，1981年初版，1998年54版），頁34-35。

覺記憶裡，二十年後，詩人透過「滿園郁香」來暗示青春年華的「降臨」。花和花香象徵的就是年少時光，那是永恆的、不死的精神，甚至到現在還是無所不在的。詩人不斷的書寫花，不斷的對青春作召魂。

〈夏日午後〉：「想妳 和那一個／夏日午後／想妳從林深處緩緩走來／是我含笑的出水的蓮／／是我的 最最溫柔／最易疼痛的那一部分／是我的／聖潔遙遠／最不可碰觸的華年」；¹²〈如歌的行板〉：「是十六歲時的那本日記／還是 我藏了一生的／那些美麗的如山百合般的／秘密」；¹³〈少年〉：「請在每一朵曇花之前駐足／為那芳香暗湧／依依遠去的夜晚留步／／他們說生命就是周而復始／／可是曇花不是 流水不是／少年在每一分秒的綻放與流動中，也從來不是」；¹⁴〈備戰人生〉：「如薔薇如玫瑰如梔子花的芳馥美麗／都要無限量地供應給十六歲的少女」。¹⁵不管是哪一種花，都暗示一去不復返的華年，而那一段歲月幾乎成為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作者以花相喻，以花的意象來書寫，來召喚，如果時間不是周而復始，可循環的，那麼詩人以詩的書寫來讓時間循環，讓記憶在詩行間回返拉回那花般的歲月，再以深情來端詳。

花香是最可怕的記憶方式，席慕蓉寫花香的魅惑勝於寫花容的動人，花香的暗示，讓美麗而固執不逝的少年歷歷在目：〈四月梔子〉：「往事歷歷在目啊 包括／所有光影與細節 悲傷和喜悅／／牆外一樹雪白的梔子正在盛開／／這芳香濃烈 比我的夢境還要瘋狂／比我的記憶還要千百倍固執的花香啊」；¹⁶〈光陰幾行〉：「昨天一旦進入歷史就開始壓縮變形／沒有任何場景可以完全還原一如當年／除了月光和花香」；¹⁷花香的還原能力極其驚人，它潛伏，它再現，幾乎讓人

¹² 《七里香》，頁82-83。

¹³ 席慕蓉：《無怨的青春》（臺北：大地，1983年初版，1985年31版），頁21-22。

¹⁴ 席慕蓉：《時光九篇》（臺北：爾雅，1987年），頁72。

¹⁵ 席慕蓉：《邊緣光影》（臺北：爾雅，1999年），頁174。

¹⁶ 席慕蓉：《迷途詩冊》（臺北：圓神，2002年），頁32。

¹⁷ 《迷途詩冊》，頁73。

不分昔今；〈鯨·曇花〉：「十六朵曇花一起綻放的這個夜晚／生命正以多麼敏感的肌膚／向幸福碰觸 而月光如此明亮／我們的胸臆間充滿了／如此清冽又如此熟悉的芳香」。¹⁸十六歲，多麼敏感，多麼幸福，多麼明亮，卻短暫如曇花，芳香如曇花，當下一有美麗如彼時的時光片刻，十六歲便以幽幽香氣再現。

雖然年少最美，年少讓人流連，永遠往前的時間殘酷性也讓詩人帶有醒悟的感傷，這傷逝中，花的意象仍然扮演時間的橋樑，青春之花只開那麼一次，如今所見相同之花，反諷的提醒了詩人，花開花謝的時間推移性。〈千年的願望〉：「總希望／二十歲的那個月夜／能再回來／再重新活那麼一次／然而／商時風／唐時雨／多少枝花／多少個閒情的少女／想她們在玉階上轉回以後／也只能枉然地剪下玫瑰／插入瓶中」；¹⁹〈年輕的心〉：「每個夏季 仍然／會有茉莉的清香／／可是 是有些什麼／已經失落了／在擁擠的市街前／在倉惶下降的暮色中／我年輕的心啊／永不再重逢」；²⁰〈十六歲的花季〉：「我也知道／十六歲的花季只開過一次」；²¹〈成長的定義〉：「如果 如果再遇見你／我會羞慚地流淚／為那荒蕪了的歲月／為我的終於無法堅持／為所有終於枯萎了的薔薇」。²²

花的意象的表現，到席詩較近期的作品，有些詩作已不膠著於青春年少的感傷，而是擴大為對時間本身的感懷。如《邊緣光影》詩集裡，我們看見生命與時間的互相背棄。〈鳶尾花〉：「到了最後 我之於你／一如深紫色的鳶尾花之於這個春季／終究仍要互相背棄」；詩人的心情從沉痛的青春不再，轉而成看透時光真相的澄澈，〈鏡前〉：「一如那 瓶插的百合／今夜已與過往完全分隔／既喜於自身的／玉潔冰清

18 席慕蓉：《我摺疊著我的愛》（臺北：圓神，2005年），頁56。

19 《七里香》，頁52。

20 《無怨的青春》，頁27。

21 《無怨的青春》，頁40。

22 《時光九篇》，頁53。